

河南省作协会员李春恩

大别山的呼唤

商赋



李春恩 河南省潢川县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著作有《龙之魂》(湖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发行)、《凤之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发行，获国家专利)。作品《醉仙》、《早麓》、《野情》获《当代作家》、《茶原》举办的全国微型小说三等奖并入编香港神州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大陆微型小说家代表作》，有诗词被编入《中国当代诗词家新作集锦》。

中央电视台的《祖国各地》、《中国报道》、《海外新闻》、《鉴宝》、《东方时空》栏目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多次对其进行专题报道。

1992年的秋风揉红了香山的枫叶，牵来了大别山的一片山水。这秀丽的山水给北京抹上了一片青绿——革命老区大别山写生画展轰动了京城，触动着一颗颗观众的心。

画界名流，为老区人民呐喊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大别山的沟沟坡坡、村村寨寨，生活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围绕着一个诱人的“富”字，在奋力地拼搏。

大别山的山山水水，自古以来都是秀丽的，但是由于贫穷，历代的画家的笔很少触及这里。不知何故，画家王鸿与大别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70年代，王鸿从北京下放到这里的“五七”干校。回京后仍不忘这里的一切，他泼墨作画，描绘大别山的雄姿和风土人情。大别山需要宣传，大别山需要更多人了解。为了老区人民，王鸿不辞劳苦，先后邀请了北京、西安的画界名流来大别山写生作画。画家罗明来了，北京擅长画山水画的张仁芝、王文芳、李向汉、杨达林、李起、郑淑芳、周学龙、李春海、李书芹来了，天津的赵树松、傅以新也来了。他们先后深入到罗山、商城、新县、红安、大悟、麻城、鸡公山、灵山等地，带着干粮，背着水壶，徒步在大别山的沟沟壑壑里，在嵩山峻岭上攀登，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悬崖飞瀑，林海松声，潺潺溪流，飞禽走兽……无不倾注了画家们的一片深情。700多个昼夜过去了，画家们呕心创作了120多幅反映大别山的精品画。为了

布置，画家们亲自动手，年过半百的画家张仁芝劳累成疾，晕倒在地上。开展的那天，罗山县的领导提出要答谢一下老画家，郑淑芳一连跑了几家酒店，进去了，又出来。数百元一桌的宴席，画家们不忍心吃，他们亲眼目睹了老区人民艰苦的生活。照他们的话说，一桌饭在老区，足够一家6口人一年的开销。末了，画家们挤进一家嘈杂的快餐店，算是领下老区人民的一片心情。

副委员长的关怀和问候
公元1992年16日下午3时许，北京红霞公寓。我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为罗山县所举办的画展剪彩。我清楚副委员长雷洁琼的工作非常繁忙。一种渴望和担忧的心情驱使着我的脚步。想不到她的秘书早候在门口。雷老微笑着朝我伸出手来，和蔼地说：“你是县长，见到你很高兴。”一句话消除了我的紧张，缩短了我们的距离。秘书热情地为我们沏了茶。我向雷老汇报了举办革命老区大别山写生画展的情况。

雷老听了很高兴，赞许道：“这好！大别山应该好好向首都介绍介绍，宣传宣传。”雷老虽然没有到过大别山，但她一直关怀着老区人民的生活和建设。雷老问：“那里的路好走吗？你们革命老区经济建设怎么样啊？我知道革命老区那时候非常艰苦。”雷老把“非常艰苦”四个字说的特别重，重得掷地有声。

雷老的关怀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正因为这个“贫苦”，那时的革命火种才得以生存。敌人扑不灭它，砸不烂它。这星星之火燃遍了九州大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别山区发生了变化，说具体点，这个变化还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通往富裕的道路还相当艰难。面对委员长的询问，我在脑海里捕捉着适当的字眼，如实地介绍着大别山区所发生的一切。

雷老沉思着，它理解老区人民的艰难。临别时，雷老握着我的手，一再嘱咐着：“革命老区人民，我向你们问个好！”18日开展的这一天，正值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十分繁忙的雷老，终于来了，她精神矍铄，健步登上历史博物馆二楼展厅，挥毫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三个遒劲的大字——雷洁琼。

展厅里沸腾起来了。观众们朝雷老涌了过来，一双双敬仰的目光聚集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身上。她微笑着向观众招手致意，兴致勃勃地操起那把金灿灿的剪刀，剪在那鲜艳的绸布上。这一剪，为首都人民剪出了一片秀丽的山水，为大别山老区人民剪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一片山水，一片情
为期一周的革命老区画展，呼唤着许许多多对大别山饱含一片真情的热心观众。中国中央电视台曾3次播放画展情况。《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环境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美术》、《迎春花》等十多家报刊都争

相报道了老区的画展。

大别山的过去和现在，大别山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一草一木，都牵动着观众的缕缕情丝。《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润德同志看了画展，极为兴奋，连声赞叹：这样系统地反映大别山，还属首次。画展发出了水平。北方公司的干部李俊强，从画面上看到了那片养育过他的山水，沉淀的往事涌上心头，两眼潮湿了，他久久凝视着画面，并特意留影纪念。一位年逾花甲的观众追忆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的人民啃着树皮，嚼着草根，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军队充饥，面对凶狠的敌人，宁肯扑向那滴血的屠刀，也不肯出卖革命同志，这位老人还向观众讲了一个故事，中原突围，有位同志负了伤，当地群众将他隐藏在墓窖里，是一位妇女用乳汁救活了这位伤员。这就是老区人民的精神境界。北京某医院70多岁的董宏锦老人看了画展说：“30年代我在大别山工作过，我对革命老区很有感情。这些画画得也很有感情。”她一直嘱咐我们：今后，你们革命老区多与中央领导联系，一定要求得中央领导与各方的支持和关怀。老人的一片盛情，老区人民是感激的。是的，革命老区大别山的人民是要尽快摘掉贫困帽子，以告慰长眠九泉之下的烈士英灵。

大别山呼唤着知音，呼唤着国内外同仁志士和朋友光顾这片山水，来共同开发这里的一切。老区人民渴望着！

毛尖赋 父亲终于回家了

淮南佳丽地。白云灵山下，清茶比酒香。信阳茶园，大都环山绕水，缘坡而植，喜阳耐阴，甘于瘠薄，清瘦奇郁；野茶古树，多隐藏深山白云之中，朝朝暮暮，凌寒沐露，饮天地灵气，采日月精华，叶片瘦薄清秀，炒制毛尖，醇香如酒。入口柔绵微苦，咽之，馨香生津，浸脾润肺。

春阳艳艳，白云浮空，乃采茶丽日。采茶少女净手素装，不得染半点香料，因“洁性不可污，本自出信阳”之故。春风拂面，纤手采芽，盛之竹筐。青山绿水，茶歌悠扬；信阳茶山春露香，少女素装纤手长；云中采茶忍饥渴，日暮归来不满筐。一曲茶歌道尽了采茶姑娘的劳苦。一斤上等毛尖，从杀青、甩条、炒制、烘焙、精选等十几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过火，茶呈烧糊之味；欠火，茶有青气苦味；火过中，方能出好茶。毛尖有“春茶苦，夏茶涩，秋茶好喝舍不得摘”之说。春茶又分谷雨前后之别，雨前茶，形如雀舌，通体白

毛，香醇味正，略带微苦。雨后次之。

储茶有学问，毛尖仄伪装。盛夏，华贵包装，月余可变质走色，汤如茗，味同嚼蜡；置冰柜零度左右，可保鲜逾年，清香如初。

茶有十德：散郁、驱湿、养气、疗病、树礼义、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修道和陶冶雅志。毛尖不择贵贱，不论高滋，金银茶具，不如紫砂味美。都市之水，不如山涧清流甘醇。渴，饮之可止；醉，饮之可醒；油腻，饮之可解；中毒，饮之可排；具有提神悦志、养颜抗癌功效。嘴里有臭，细嚼几片，味苦生津，香气盈腔，异味荡然无存。

隆冬飞雪，万物凋零。可睹茶花绽放，香飘冰天雪地，与梅争妍。雪天来友，山路不畅，常以茶当酒。扫雪煮水，炭火一盆，茶壶一把，饮茶叙旧，谈古论今；兴起挥毫，哼唱采茶小调，忘情于山水之间，其乐融融，尽享茶乡之乐矣！

这天夜里我心里一直烦躁不安，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想个这，一会想个那，从小学到高中，从高中到民办办教师，从民办办教师到公社通讯员，从通讯员到农业学大寨工作人员，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潢川师范学校，从潢川师范学校到来龙中学教书，从教书到省委党校，从党校到地委宣传部，从宣传部到潢川县委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县委宣传部，从宣传部到县委党校，从党校来仁和。又想到父亲的一生艰难，抚养我们兄弟六人，倾尽一辈子的心血，在我记忆以来，父亲都是在贫困中挣扎着，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为人正直憨厚，勇于吃苦耐劳，在饥饿、寒冷、病痛、劳作中度过了一生。他脾气暴躁，时常动手打我母亲和我们这些有时不听话的孩子们。

今年二月我把父亲和母亲接到仁和和老家过年，想让父母能吃顿饱饭，能过上几天不发愁的生活，可没想到在五月份我责令三弟的爱人去做人工流产，他们想不通，把心中的怨气朝父母身上倾泻，父亲一气之下，又走出了三弟的家门，怎么也不和他两口子住在一起了。没办法，我在瓦厂住父母找了两间房子。我为此还狠狠打了三弟一巴掌。想到这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不知不觉眼泪把枕巾也打湿了。

我想到父母的艰辛和痛苦的一生，我的心都碎了。再加上父亲病魔缠身，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他曾几次鼻腔窜血，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曾两次半夜三更地到来龙医院给父亲进行抢救，他鼻腔一窜血，就吓坏人。如果父亲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他可怜的一生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可以讲为我们兄弟六人榨干了他的心血，磨灭了他生命的火花，他的这一生是多么的痛苦。

果然不出我爱人的所料，翌日八点多钟，乡政府打来电话叫我赶快返回仁和，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一听如雷轰顶，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我的精神崩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软瘫在那里了。我镇静了一会，就匆忙向仁和和瓦厂赶去。父亲已静静地躺在屋里的地上，鼻子上挂着氧气，医生正在忙上忙下，我望着呼吸艰难的老父亲，眼泪流个不停，这时医生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说：“看来你老父亲不行了，他是脑溢血，没治了。”我含着泪点点头。

那天下午老天爷下着大雨，吃

了午饭，父亲一反常态地打着伞，非要冒雨去理发，我母亲怎么也拦不住他。

“明天天晴了再理，不行吗？”母亲劝他说。

他说：“不行，我今天必须去理个发。”父亲的性格是倔强的，他决定干的事，谁也拦不住。他打着伞，冒着大雨去找理发店，他理了发回来，晚上还吃了两大碗面条子。母亲告诉我：“谁能想到夜里一觉醒来，他就不行了。”母亲伤心地向我哭诉道。

我压抑住内心的悲伤，劝着母亲，我担心母亲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可怜母亲和父亲吵吵闹闹，磕磕碰碰，在饥饿寒冷和繁重的劳作中度过了四十多年。终于把我们弟兄六人拉扯大了，还没来得及享受子女们的报答之恩，父亲就这样匆匆撒手西去了。

父亲一辈子喜爱喝酒，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喝的都是散装白的干酒，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那一年的春节，我特意为我老父亲买了两瓶四特酒。我计划今年过年特意要为父亲买上几瓶好酒，让他老人家品品尝尝，可我的想法已成了泡影。我后悔为啥不在一个礼拜以前，给父亲买一瓶好酒喝呢？我算个天下不孝之子啊，我悔恨自己。

记得半个月前，父亲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春恩，这大旱老百姓真可怜啊，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去贪公家的一分钱，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百姓可怜啊！”我清楚父亲来，是因为家里没有钱花了。我把腰里仅有的25块钱掏给了他，他拿着钱，还一直叮嘱我：“你要注意身体，我看你这段时间瘦多了。你是我的希望，要注意身体，知道吗？”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答应着。这是我半月前和父亲的简单谈话，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交谈，也是我最后一次给老父亲的25块钱，我不清楚老父亲把这25块钱花完没有。我想到这，眼泪刷刷流个不停。人的生命就这样轻易结束了，我模糊的双眼，呆呆地凝视着躺在地上的父亲。

他们决定找一辆拉货的大卡车，去把老家的几位亲戚拉来，做一次告别，我同意了。十一点左右，二叔来了，他一见我父亲，双腿跪在父亲的身边哭开了，喊着：“老大，老大，你咋了，难道你就这样撇下我们，你自己去了。老大，你醒醒，我心里有好话要跟你讲，你不能走啊，老大。”二叔哭诉着，非常悲恸。

我感受着这生死诀别的悲伤和痛苦，当时钟指向1988年8月10日11点5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呼吸，他骑鹤西去了，时年62岁。

屋内响起了一片哭声，这哭声撕扯着我的心，我头晕目眩，胸腔像刀剐似的疼痛，泪水喇喇地往下流着。

二叔告诉我，昨天夜里他一夜没睡着，睡到半夜时分，他的屋门响了一声，他躺在床上，听到堂门有脚步声，他连忙划根火柴把油灯点燃，他下了床端着油灯，把三间房屋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人。天一亮他就搭车到县城，由县城搭车到仁和。他庆幸为父亲送终了。可回去接亲戚的大货车到下午1点多钟才回来。二叔现在才明白，那是父亲的灵魂回家啊！

我和乡里领导安排，不要告诉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朋友，包括我工作过的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来龙中学和来龙乡政府，饥饿作着顽强的斗争，在这极度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养育了我们弟兄六人。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媚取他人；没有因为贫困，而丧失做人的品性；没有因为饥饿，而去窥窃他人的财物；没有因为清苦，而变贫；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而让我们弟兄辍学。他时常教育我们：“从小读书不用功，不知书中黄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他教导我们做人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正是父亲的教导才使我成长起来，面对如何艰难险阻，我都能做到临危不惧，迎难而上。

明日一早送父亲回家，一夜我为父亲守灵，那白色的蜡烛一直在燃烧着，伴随着哭声，度过一个痛苦的夜晚。

清早，父亲要回老家了。天蒙蒙亮，我们就把父亲的灵柩抬上大卡车上。我和母亲、爱人坐在那辆帆布篷北京吉普车里，趁着灰蒙蒙的晨雾，在平静的道路上往老家的方向驰驱。车子路过桥涵和路口，护送灵柩的亲戚总要放一些鞭炮。

我闭着眼睛躺在座位上，脑海里已晃动着父亲的身影，一个头天晚上还吃两碗面条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就撒手而去了。回想他在仁和的187天里，在这187天里我没有和父亲单独生活过10天。父亲也很少到乡政府来找我，除了他特别的困难，他才来乡里找我。

我最感到内疚的是父母无米下锅，喝了几天的面糊糊，是一位好心的邻居给父母送了一布袋大米。这位可爱的父母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姓啥、叫啥，想到这我又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不断地流着。

好心的乡邻早早的等候在村口，等着这位相处几十年的老人，终于回来了。他们清楚这次回来已是永远不会再走了，叶落归根了。有位朋友跟我讲，告诉不告诉你在县城工作过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党校、来龙乡、蕈子镇等单位。我说算了，人都死了，还何苦去麻烦别人呢？风

水先生跟我讲要在家守灵三天。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没有向县委领导请假，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呢。我跟风水先生讲了，吃了饭就下葬吧，停再长也是要入土的。风水先生闭了一会眼，说下午2点下葬吧。

父亲入土了，随着人们的哭声和鞭炮的燃放声，他老人家静静地躺在他生前辛苦耕作的那片故土里，静静地步入了那个没有饥饿、没有烦恼的天国之邦了，矗立在我眼前的是一堆黄土。

我伫立在大堤上，凝视着屋后那静穆的淮河，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不舍昼夜地冲刷着河床的泥沙，曲曲弯弯地流淌着。我的父亲也像这河里的一粒沙子，任凭风雨的冲刷，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最后终于消失在这人生的永恒的长河里。

父亲一生是平淡的，几十年来，他一直固守在淮河的岸边，终年他都为生存而拼命奔波，同洪水、寒冷、饥饿作着顽强的斗争，在这极度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养育了我们弟兄六人。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媚取他人；没有因为贫困，而丧失做人的品性；没有因为饥饿，而去窥窃他人的财物；没有因为清苦，而变贫；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而让我们弟兄辍学。他时常教育我们：“从小读书不用功，不知书中黄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他教导我们做人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正是父亲的教导才使我成长起来，面对如何艰难险阻，我都能做到临危不惧，迎难而上。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这一生没有照过一次相。那天他躺在地，鼻上插着氧气的时候，我叫李春天为父亲拍几张照片，他拿着相机，为父亲拍了好几张照片，我担心怕拍不好，我又叫他多拍了几张，可他冲洗出来都是一片空白，唯有洗出了送灵柩的那一张照片。

父亲一生没有为我们留下遗像。宛如那河中的沙粒一样，无影无踪地消逝在流动的河床里。父亲没有为我们子女留下钱财，去世前，他腰无分文。可他为我们的留下了他做人的正直、善良、勤劳、勇于吃苦、百折不挠同各种灾难作斗争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永不屈服的精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离去我们已有20多年了，可我们弟兄几人，虽说都是无能的草民，但都是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下午3点多钟，我告别了可爱的乡亲 and 前来送灵的亲朋好友。我和母亲、爱人一块乘车回到了县城。

我跟着乞讨者逛大街

这天我来到罗山东大街菜市场，我跟着那位头戴一顶旧草帽的乞讨者，他上身穿一件白褂，蜡黄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脖子上挂着一个青色的油腻腻的布搭子。他嚷着小曲来到到了一个肉架旁，开口道：“开开恩吧，我半个月没尝油星子了。”

那黑脸屠夫用手朝他脸上摸一把，伸刀朝猪肝割了一小块，朝他手心上一塞：“去，去，去！”

“再把点肥的吧？”他乞求着。

那黑脸屠夫挥刀又割了一截只有二寸长的猪尾巴，朝他手心打去。他拿着望了望，笑笑走了。

他来到一位中年妇女的洋葱篮子旁蹲了下来，说：“把你个洋葱吃。”他望着她的眼神。

“你个瞎鬼又来啦，我还没带去。”那干瘦的妇女朝他黑黑的肩膀推了一把，他身子一歪，用一只手支住了地，笑着说：“把你个葱。”

那妇女越推，他越笑，声音越高。然后他伸手拿了一个洋葱，笑嘻嘻地揣进了他的布袋里。

我站在一旁，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把点肉吃。”他又来到一家肉架前，两眼望着那半扇猪肉说：“把点吧。”

“去去去，闲人。”那矮胖的屠夫不耐烦地冲着他斥道。

他脖子一扭，冲那屠夫来了一句“没见过，给我还不要咧！”

“把你萝卜吃。”他在萝卜篮子前弯下了身子，手伸得老长：“把你个咧！”

“你刚才才要过，还要吗？”那年轻妇女说。

“我哪有咧，我要稀得很。”他接过那年轻妇女递过的一个小萝卜，在眼上瞅了瞅，忽然往她篮子里一扔，道：“把你个大的，这小的跟手指头样。”他接过一个大的萝卜，用他眼睛瞅了瞅，他的那双眼睛布满了眼屎，好像几天没有洗脸似的。

“把你个黄瓜吃。”他说着弯下身来，把手伸向竹篮子里的黄瓜，不停地颤抖着。

“去！把你个鬼你说，现在是啥季节，割麦季节，你

咋不到麦地里去拾麦。要在淡季，我给你！俏麦季，我一个也不给你！”那位头戴草帽的胖女人说。

“不给我？”他把眼睛往上楞了楞，说：“你望我能拾麦吗？把你个小的，唉！把你个小的。”他说着用手指碰了碰篮子里的黄瓜，抬高嗓门唱了起来：“说你尖，你就尖，这一点咋忍心往外掂，叫你添，你就添，你辈辈都出文武官！”

他离开了，朝另一条街走去，边走边唱道：“你别气，你别恼，凉水烧开能解渴。世上哪有说不好，油灯灭了能点上，多少给点就算！”、“太阳一出明晃晃，张飞卖肉在街上，他硬货也硬，一天能杀五头猪，赚得白银满车流！”、“紧八步，慢八步，财神来到杂货铺，生意好，生意兴，请大姐给个三二分！”

我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听着他边走边唱。他一直进了政府的家属院。

“你要饭咋要到县长家里了。”一位干部对他说道。

“我就是找县长要，给了还不中咧，我是跑青路的，一年就是一趟。”

“那能给多少？”那干部问。

“给多少，至少得一升，要不我就住这不走咧！”这时县长出来了，他走上前跟他说：“我找你说话事，县供销社占了我的宅基，我听说上边有了政策？”

“你咋知道有政策？”县长问。

“我听说了，要不解决，我要创供销社的墙根！”他朝县长讲。

县长笑着对他说：“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去找他。”他转身望了望我，摇摇头说：“我不找他，我就找你县长，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一直跟在我身后，他能解决我的问题？”他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我的眼睛。

我向他安慰道：“请你把具体情况写下来给我，我会帮你解决。”

“你是谁？”他瞪大眼睛望着我。

“他是常务县长，专门负责此事的。”县长对他讲，他才迟迟疑疑地走了，走后抛下这样一句话：“他解决不了，我还来找你，县长！”